

## 简说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的诗学观点\*

王政 张正林

(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文学院,安徽 淮北 235000)

[摘要]刘克庄(1187~1269),号后村,福建莆田人。晚年著《后村诗话》,分为前集2卷、后集2卷、续集4卷、新集6卷,计14卷。前、后、续三集统论汉魏唐宋诗人诗歌,以唐宋诗为多;新集则详论唐人诗作,皆“采摘菁华,品题优劣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《后村诗话》“所载宋代诸诗,其集不传于今者十之五六,亦皆赖以书以存”,郭绍虞先生《宋诗话考》说《后村诗话》“网罗众作,见取材之博;评衡愜当,见学力之精”,可见此书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。本文从诗学观点的视角简述之。

[关键词]刘克庄;《后村诗话》;诗学观点

[中图分类号]I207.2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16-0077-03

### 一、谈诗之语、意

刘克庄说诗以“意义”为主,《后村诗话·新集》卷4中说:“(郑谷)谷集名《云台编》,有诗三百,五七言多警联,今录其尤者于编。谷诗自好,然集中所作,若步趋薛能者。《读能集》云:‘李白欺前辈,陶潜仰后尘。’太白视谷斐然小子,渊明人物高胜,何至仰能辈后尘哉?然余所录以意义为主,不可以人废言。”卷1中也说:“谪仙诗如《古风》六十三首,及乐府诸篇,又古律诗,举世诵习者不录。今采录或一篇,或三数句,各有意义,览者详之。”由此可知,“以意义为主”乃其取诗标准。

刘氏认为,诗人首先要在诗意“不与前人相犯”。如评朱新仲《题元英旧隐》“五季浪拍天,不覆汉翁船”云:“语意甚新,不犯前人。”评王岐公《宫词》“翠眉不及池边柳,取次飞花入建章”云:“虽本王昌龄‘玉颜不及寒鸦色’之句,然殊不相犯。”评张文潜《咏淮阴侯》“平生萧相真知己,何事还同女子谋”及杨巨山《代萧相答》“当日追亡如不及,岂于今日故相国。身如累卵君知否,方买民田欲自污”云:“亦前人所未发。”评杜甫《牵牛织女》“牵牛出河西,织女处其东”云:“前人咏牛女者所未及。”评杜甫《终明府水楼》“绝壁过云开锦绣,疏松隔水奏笙簧”云:“此联未经人道。”所谓“前人未发”、“前人未及”、“未经人道”,也都是强调诗意独到。

也就是说,无论诗的语词是否沿用前人,诗之“意”一定要新。如云:“金陵制阍,总漕鼎峙,幕僚众多。岁朝桃符,人人各出新意,惟一酒务官独题云:‘惟酒是务,

乌知其余。’虽用前人语而有意义。”又评陆士衡云:“语简而事甚备,语绝而意愈新,当为魏晋间文章第一。”他在总结自己《后村诗话》选录思想时也说:“新集凡六卷,专采唐诗之新警策者。”

刘氏也指出,求诗之语意的“新”又不可太“过”,太“过”则有“险怪”之弊。他说:“诗,律不如古,古不如乐府。鲁直以为出于《诗》与《楚辞》,过矣。盖规模汉魏以下者也。佳处往往与《古乐府》、《玉台新咏》中诸人所作合。其古律诗酷学少陵,雄健太过,遂流入于险怪。要其病在太着意,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。”

在词与意的关系上,刘氏主张“词”不定要太扣切,而“意”则必须贴系、到位。如评杜甫《病柏》诗说:“此篇词不迫切而意独至。”评尹少稷“本来饥饿非同鼎,安得浮沉沉自一舟”诗云:“词不迫切而意独至矣。”他这里说的“意独至”乃指诗人之意的达至。《续集》卷2中说:“晋将攻郑,令叔向聘焉,视其有人与无人。子产为之诗曰:‘子惠思我,褰裳涉洧。子不我思,岂无他士。’叔向归曰:‘郑有人焉,不可攻也。’按,《涉洧》之章乃男女恩怨相尔汝之词,子产言晋不我抚,岂无秦荆可事乎!古人举诗,辞不迫切,而意已独至,皆类此。”他以为子产所取之“意”,虽非诗之原“意”,但他独到地表达了自己之胸臆,这正是诗人们创作可借鉴的。

刘氏看重那种词“不即而意已呈”,即“意在言外”的作品。《前集》卷2说:“王逢原《闻雁》云:‘万里波涛九秋后,五更风雨一灯旁’,不待着雁字而题见矣。”语

\*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招标项目“历代民俗诗歌与民俗文化研究”(08JJD840196)“理论编”研究成果之一。

未着“雁”字,而“闻雁”之义已自现。类似的评品尚有:《后集》卷1中说:“卢纶、李益善为五言绝句,意在言外。纶《伤秋》云:‘岁去人头白,秋来树叶黄。搔头向黄叶,与尔共悲伤。’……《阳城烽舍》云:‘何地可潸然,阳城烽树边。今朝望乡客,不饮北流泉。’皆有无穷之味。”《新集》卷4中评钱起诗“(《海州》)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”句时亦说:“不犯诗题一字,而意在言外。”

在后村看来,诗之词以“意”为依托,若无“意”之骨,其词则必“芜累”。如《新集》卷1说:“余人如郑虔之类,非无可说,但每篇多芜词累句,或为韵所拘,殊欠条鬯,不如《饮中八仙》之警策。”《后集》卷2也云:“如李邕、苏源明篇中多累句,刮取其半,方尽善。”

## 二、诗之体物、用事、思致与诗味

刘克庄强调作诗要善“体物”,要有“深微极玄”的观物境界,即对诗描写的对象进行细致观察与体识;只有善“体物”了,诗方有“意味”。《续集》卷2说:“诗以体物验工巧。骆宾王《咏挑灯杖》:‘禀质非贪热,焦心岂惮熬。终知不自润,何用处脂膏。’语简而味长。”“薛能云:‘诗深不敢论。’郑谷云:‘暮年诗力在,新句更幽微。’诗至于深微极玄,绝妙矣,然二子皆不能践此言。唐人惟韦、柳,本朝惟崔德符、陈简斋能之。”

作诗仅有“体物”不行,还要善“状物”。《后集》卷1说:“郎士元‘车马虽嫌僻,莺花不弃贫’,秦系‘流水闲过院,春风为闭门’,善状幽居者。唐求‘沙上鸟犹在,渡头人未行’,‘树色野橘暝,雨声孤馆秋’,善状行役者。周贺‘空将未归意,说向欲行人’,张蠊‘共看今夜月,独作异乡人’,善状离别者。贺又云‘雨雪生中途,干戈阻后期’,蠊云‘塞深行客少,家远识人稀’,善状边地者。”《前集》卷2云:“(唐子西)集中有《闻坡贬惠州》诗云:‘元气脱形数,运动天地内。东坡未离人,岂比元气大。天地不能容,伸舒辄有碍。低头不能仰,闭口焉敢效。东坡坦率老,局促应难耐。何当与道俱,逍遥天地外。’此诗甚佳,状得出。”这里,“善状”与“状得出”都指诗人的对事物、物象的描摹能力。

在诗之用事上,刘克庄以为诗语上下两句不能同。《前集》卷1说:“前作有甚拙者,刘越石云:‘宣尼悲获麟,西狩涕孔丘。’两句一事也。阮嗣宗云:‘多言焉所告,繁辞将诉谁。’两句一意也。”卷2中说:“宣靖之祸,自灭辽取燕始,韩子苍《挽中山韩师》云:‘金絮盟犹在,灰钉事已新。’语妙而意婉,上句指韩,下句指童、蔡,作诗法当如此。”意思是刘越石、阮嗣宗诗句上下联一事

一意,其病在“同”,韩子苍诗联则两句二事,其佳在偶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中曾说:“丽辞之体,凡有四对,言对为易,事对为难,反对为优,正对为劣。言对者,双比空辞者也;事对者,并举人验者也;反对者,理殊趣合者也;正对者,事异义同者也。”刘勰对“事异义同”正对的评价不高,刘越石、阮嗣宗诗语正是“两句一意”的正对。

又《前集》卷1评杜甫诗说:“其用事琢对,如‘须为下殿走,不可好楼居’,如‘竟无宣室召,徒有茂陵求’,如‘鲁卫称尊重,徐陈略丧亡’。八句之中,着此一联,安得不独步千古!”《后集》卷1也说:“余旧喜杜牧《忆李给事》诗,云:‘元礼去归缙氏学,江充来见犬台宫。’妙于用事,缙、犬借对尤工。”《新集》卷2又讲:“《别房太尉墓》云:‘对棋陪谢傅,把剑觅徐君。’用事极精切。”他强调用事的“对”,“对”中见事理、见意蕴,要求为诗者通过“事对”,使诗之语意在内在逻辑上“意义”凸显、褒贬自见。

刘克庄评诗用到“思致”的概念。《前集》卷2:“建人朱复之,字几仲,多材艺,为诗有思致。”《后集》卷1云:“王岐公《宫词》云:‘重教按舞桃花下,只踏残花作地褙。’又云:‘吹回一觉昭阳梦,帐外春风太薄情。’其思致在建之上矣。”《后集》卷2:“子高别有句云:‘莫向边鸿问消息,断肠书信不如无。’甚有思致。”《续集》卷2:“温飞卿《苏武庙》云:‘回日楼台非甲帐,去时冠剑是丁年。’‘甲帐’是武帝事,‘丁年’用李陵书‘丁年奉使,皓首而归’之语,颇有思致。”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,诗人的内心诗意能够透过诗之语词而呈现、且呈现得很鲜明者,那就是有“思致”。

刘克庄又以“味”之范畴评诗,如云:“(李格非诗)高雅条鬯有意味,在晁、秦之上。”“(李涉)见于半山诗选者三十余首,其绝句已别选,古体三首,又《鹤林》一绝,皆有意味。”刘以为“语”与“味”的关系是相对的,语可简而味可长。如云:“(刘驾)《祝河水篇》云:‘河水清弥弥,照见远树枝。征夫不饮马,再拜祝冯夷。从今亿万岁,不见河浊时。’语简味长,欲逼王建。”张巨山“词语高简,意味幽远,此类不可殚举,真南渡巨擘。”《杖铭》云:‘历危乘险,匪杖不行。年耆力竭,匪杖不强。有杖不任,颠跌谁怨。有士不用,害何足言。蓀蔗虽甘,殆不可杖。佞人悦己,亦不可相。杖必取任,不必用味。士必任贤,何必取贵!’语简而有味。”后村还从“味”的角度对宋诗大家提出批评,《后集》卷2云:“张嶠巨山评:‘圣俞以诗鸣本朝,欧阳公尤推尊之。余读之数过,不敢妄肆讥评。至反复味之,然后始判然于胸中不疑。圣俞

诗长于叙事,雄健不足而雅澹有余。然其澹而少味,令人无一唱三叹之致。至于五言律诗特精,其句法步骤真有大历诸公之风。’……二评不易之论也。”他借张嵎语,指出了梅圣俞的“澹而少味”,以为凡诗都应“一唱三叹”。

### 三、建安诗风与诗人人品

刘克庄推崇建安诗风,在许多地方都以之为品评标准。《前集》卷1云:“诗至三谢,如玉人之攻玉,锦工之织锦,极天下之工巧组丽,而去建安、黄初远矣。”“唐初王、杨、沈、宋擅名,然不脱齐梁之体。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澹之音,一扫六朝纤弱,趋于黄初、建安矣。”《后集》卷2云:“陈《感遇》三十八首,李《古风》六十六首,真可以扫齐梁之弊而追还黄初、建安矣。”《后集》卷2说:“游默斋序张晋彦诗云:‘近世以来学江西诗,不善其学,往往音节聱牙,意象迫切。且议论太多,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。’切中时人之病。”“陈拾遗、李翰林一流人,陈之言曰:‘汉魏风骨,晋宋莫传。’‘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,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,每以永叹。’李之言曰:‘梁陈以来,艳薄斯极。沈休文又尚以声律。将复古道,非我而谁!’……昔南塘力勉余息近体而续陈、李之作,余泊世故,忽忽不经意,而老至矣。”很显然,刘克庄的“诗推建安”,盖因之建安诗“有风骨”也;而他所处时代诗坛的毛病即在于诗无“骨气”、“兴寄绝”、“性情之咏”已不多;故其主张“以简洁扫繁缛,以雄浑代尖巧”,恢复建安传统。

刘克庄评诗往往顾及诗人的人品,并喜欢由诗作进观诗人之德,且尤重传统诗教,常褒扬的忠与厚。如《续集》卷3评徐渊子云:“才气飘逸,记问精博,警句巧对……人品在姜尧章诸人之上。”《前集》卷1评苏武别李陵诗“愿为双黄鹄,送子俱远飞”云:“陵虽万无还理,武尚欲拔之以归汉,忠厚之至也。”评曹子建《赠白马王彪》说:“于时诸王凜凜不自保,子建此诗忧伤慨慷,有不可胜言之悲。诗中所谓‘苍蝇间白黑,谗巧令亲疏’,盖为灌均辈发,终无一毫怨兄之意。处人伦之变者,当以为法。”《新集》卷2中则云:“《谒玄元庙》、《次昭陵》二诗,巨鹿骏壮,为千古五言律诗典则。其归美开

基,责望守成,伤今思古,有无限忠爱之情。”《新集》卷5云:“(杜甫)《答浣吏》篇,不以风土之恶弱,鳄鱼之暴横为忧,而一篇三致意,负罪引愆于身,而无一语归怨于上。”又《新集》卷1评杜甫《负薪行》等诗云:“始夔、峡二邦之陋,未以昭君、屈原勉励其土俗,公诗篇篇忠厚如此。”

需要说明的是,刘氏推奖的“忠”,其要义是臣子之节。《续集》卷3评扬雄道:“雄亦仕汉者,莽篡不能去,视(龚)胜可愧死矣!美新之篇,方且盛称‘皇帝陛下配五帝,冠三王,开阖以来未闻……’又自言‘有颠胸病,恐先犬马填沟壑,长恨黄泉’,故作此篇以献。余以为宁为颠胸病死,此文岂可作哉!朱氏书‘莽大夫扬雄卒’,书其罪矣。而昌黎公、荆公、涑水公皆推重,或以配孟子,何也?”对扬雄称颂王莽表示不满。《新集》卷3评王维:“不污天宝之乱,大节凜然。”《后集》卷1评罗隐:“当时惟罗隐有诗声,屡宾于名场,然逢世乱离,依钱氏以庇身,未尝失节。五言云:‘四海霍光第,六龙张奉营。’此必是诸镇皆封王赐功臣号及岐汴劫质天子之时。又云:‘陪臣无以报,西望不胜情。’有《闻幸蜀》七言云:‘静怜贵族谋身易,危惜文皇创业难。’犹有惓惓本朝之意,可嘉也。”《前集》卷1云:“王铎尽忠唐室,奋讨巢贼,初节与郑畋略同。大功垂就,令孜间之于内,解其都统。铎诗云:‘三尘上相逢明主,九合诸侯愧昔贤。’可谓慨然有志者。”不难理会,忠于朝廷、遇篡乱而不失节,这就是刘氏所赞赏诗人之品。

另外,刘后村以为诗人要以“义”为执持,此“义”亦儒家之行为准则。如《续集》卷1评康成云:“《河阳店家女》长篇一首,叶五十二韵,若欲与《木兰》及《孔雀东南飞》之作方驾者。末云:‘因缘苟会合,万里犹同乡。运命倘不谐,隔壁无津梁。’亦佳。但木兰始代父征戍,终洁身来归,仲卿妻死不事二夫,二篇庶几发于情性,止乎礼义。店家女则异是,王姬儿虽蓬头历齿,母许婿之矣。女慕郑家郎裘马之盛,背母而奔之。康成卒章都无讥贬,反云:‘传语王家子,何为不自量。’岂诗人之义哉!”康成在诗中没有讥贬店家女的“奔”之行,后村以为这有失“诗人之义”。在这里,刘氏所谓“诗人之义”的内涵为何,不言而喻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清·永瑢等.四库全书总目(下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  
[2]宋·刘克庄.后村诗话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- [3]郭绍虞.宋诗话考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  
[4]周振甫.文心雕龙注释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.